

「紫罗兰永恒花园 外传 —永远与自动笔记人偶—」
观影纪念短篇小说（3）

夏洛特·艾贝尔芙蕾雅·弗吕格尔 与森林王国

Charlotte Eberfreya Flügel und das Königreich der Wald

作者：晓 佳奈

翻译：ssnake

. subbers project presents

那时候，我万念俱灰。

忍不住去想。

哎呀，说不定现在。

就算我消失了。

就算我不见了。

也不会有人注意到吧。

忍不住这么想了，就万念俱灰。

当我心如死灰的意识死灰复燃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手在动，脚也在动。

轻轻挪动身体，屏住呼吸，离开了那里。

没有人叫住我。

没有人叫住我。

所以，我悄悄地躲了起来。

躲在这个森林王国的宫殿，蔷薇迷宫的一隅。

抬头望向天空。是阴天呢。空气也有点闷，说不定会下雨。

现在，有谁在找我吗。

不，恐怕谁都没有发现。

我愿意用一百朵德罗瑟的山茶花作赌注，押注没有人发现我。

脑海里，有个声音在对我说『这算什么赌注啊』。

——要是要躲在这里度过一生的话，我该如何是好。

我冷静地思考了一下。总之肚子会饿。身上会被虫子咬。天色也不太好，说一定会被雨淋湿。这样下去会着凉，发烧，然后，然后……然后。

我贫乏的想象力就此画上了句号。

「……」

抚平裙子上的褶皱，脱下长手套，随手拔起了几根杂草。

拾掇起地上凋零的玫瑰花瓣，抛向空中，反正也飞不远。

简直像不开心的小孩要性子一般。要是旁边有人看到了，肯定会想堂堂弗吕格尔王后怎么能这么任性闹脾气呢。肯定会这么想。

为什么我养成这么一种性格了啊。

一点点小事都会斤斤计较，总是让自己心烦意乱。

有着这样窝囊的想法，一点也不像是统领国家的王室血统。

『生在王室，必须时刻掩饰自己的内心。切记每一刻都要表现得威风凛凛，让自己成为国民的楷模』

已经与人为妻，却还像是情窦初开。

『可是……』

少女就像陷入童话仙境一般坠入爱河。

『在我效劳宫廷的这么多年里』

为了追求心爱的伊人，怀春的少女。

『这是最让我难忘的公开情书。嗯……最让我心动的』

跑呀，跑呀，只有这样，她才能在这段童话里活下去。

我是夏洛特·艾贝尔芙蕾雅·弗吕格尔。

自我嫁入弗吕格尔王国，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了。

「夏洛特·艾贝尔芙蕾雅·弗吕格尔与森林王国」

德罗瑟与弗吕格尔，今后不管两个国家之间发生什么，只要有我在，就有沟通的桥梁。要是谁都没有发现我，让我就这么死在这个蔷薇迷宫里了，至少希望还有人记得，两个国家间曾经有过我这么一个小公主。

要问我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那就得让时钟倒转，从我稍早一点的人生说起了。

要像逆时针搅动大釜一般，向前拨动时钟。

需要回到什么时候才够呢。

那位满头金丝的美丽少女。

那位总能让我非常满意，为我架起恋爱之桥的代笔人偶。

不，应该不需要回到和薇鸥莱特·艾娲嘉登一起写公开情书的时候。

让我们从在那之后一点的时光开始。

就从我不再是山茶花绚烂争艳的德罗瑟王国第三公主，姓氏也改变了的那一刻开始吧。

嗯，没错，从这里开始最合适。

林业繁荣的邻国，弗吕格尔。我放弃了自己曾经拥有的一切，嫁给了这个国家的第一王位继承人。

从此，我从一个少女变成了一个大人。哪怕相貌未改，但至少，我的立场改变了。

我的丈夫，叫做达米安·巴尔杜尔·弗吕格尔。

我们结婚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王位继承权。而前几天，他正式从父王手中接过王冠，成为了新的国王。也就是说，我一度当上过王后。

为什么说一度呢，因为啊。

我不是逃出来了吗。

让我来更加精确地、仔细地，回溯时光。

坐落在森林深处的城堡，新绿之都，弗吕格尔。

作为王城，这里称不上坚不可摧，也算不上雍容华贵，但是这座城堡与自然和谐的融为一体，有着一种计算周密的美感。与观光立国的德罗瑟不同，弗吕格尔以林业为主要经济来源。就像德罗瑟的国花是白山茶花，而弗吕格尔的国花则是红玫瑰一般。

两国之间只隔着一条大河，但为什么两个国家却如此不同呢。

不过，不同绝对不是什么坏事。多亏了两国不同的文化，我才能够遇到我的达米安，我才能够被达米安陛下那……与德罗瑟和其他王室所不同的朴实而奔放所吸引……

没错，『不同』并不是坏事。可是……『不同』之处……该怎么说呢，有时候也会得不到宽容，会被当成罪孽或者不够努力。

这样就变成相当不好的事情了。

而这个不好的事情，恐怕是如今的我自己酿成的。

这是个借口。大概只是个借口。可是，就算是吧。就算是吧。

一开始，我很不适应在弗吕格尔的生活。

我总是适应不了这里的各种小习惯，总是让内务大臣叹息不已。

这个大臣长年贴身侍奉达米安陛下，值得我尊敬。

虽然毫无疑问是我的身份比较高，但我知道他一直看不起我。

这种事情，一颦一蹙、一举手一投足就看得出来。

内务大臣老是在跟我说：『这不是我们弗吕格尔的做法』、

『这是为了你好。你这样做会被指责的。快改过来』、『……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以前我可从来没觉得自己笨过。

相信自己只要用心就能做得好。

可是我也承认，自己情绪不太稳定，特别爱哭。

而内务大臣总在训斥我的那些『不同』，比如用餐时的就座顺序，又如乘马车时提起裙摆的姿势，都是一点点鸡毛蒜皮的小事。

要是是在德罗瑟，只要谁纠正一次，我就肯定能改过来。之后再也不会犯一样的错误。

可是，身在异国他乡，面对周围不怀好意的监视一般的目光，更是会动不动就犯下错误。就好像是故意在犯错一样。这种现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内务大臣大概也理解这一点。理解这一点，却还是忍不住大声叹气，用词很重，让我一次次露出苍茫的表情。而那个人，恐怕是不想看到我流露这样的表情才会大声训斥我的。明明这样对双方都不好，可是我们却一次又一次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

实话说，恐怕我们俩互相都气得想要从这座弗吕格尔城堡高耸的窗台上跳下去。没办法，我们性子就是这么合不来。

可是，却只能是我去适应他。因为我是新来的，而他则是这里的老资格。

我唯有让自己适应这里。

嗯，时间流转到这次茶会了。时光的大釜终于转回了今天。

这都怪那位内务大臣，向陛下进言说作为王后应该举办茶会昭示自己的权威，让自己的存在像夜空中的星星一样明亮……什么的。

像个长舌妇一般啰里啰唆地渲染我作为王后毫无地位。那个讨厌的内务大臣。

虽然我确实喜欢茶会，但是在弗吕格尔这里，一年多都没认识几个称得上朋友的人。所以要在这里开茶会，与其说昭示权威，不如是在让交不到朋友的我更加蒙羞。所以我一点都不想开什么茶会。

因为我是以政治联姻的邻国公主的身份来到这里的，所以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臣子侍从都难免敬而远之……

而且我还是打破公开情书传统的那个不守规矩的公主，大家对我多少都有些提防。

虽然说与德罗瑟相比，弗吕格尔的文化不受条条框框的制约，有着自由奔放的一面，但这并不适用于王室。

每次穿过王宫的走廊，总能隐约听到对自己的揶揄。

大家都冷笑着，叫我『幼稚小公主』。

据说是达米安陛下的妹妹给我起的外号。

确实我面容多少有些幼稚，又是沉湎爱河自愿嫁过来的，被这样叫也是没办法的事。

然而，被起了这样一个名字，被赐予了这样一个称号，自己就真的会变成这个样子。

得到骑士称号的人，旁人就会要求他表现得像个骑士。

而我，夏洛特·艾贝尔芙蕾雅·弗吕格尔……在弗吕格尔这里就成了一个总是被人窃笑的小公主。

犯了一点错误，就会被人说『因为她还小』。

哭着跑到达米安陛下身边去，又会被有人说『因为她还小』。

不管我说了什么，都会被人说『因为她还小』。

要是有魔法可以让自己成长二十岁，不管要付出什么代价我都愿意。

要是能瞬间让自己变得威严，让旁人不敢说三道四，那该有多好。可是，这样的好事只能顺着时光的流逝一点点努力争取。

我在今天的茶会上，大概也表现得像个幼稚的小公主吧。

内务大臣一大早就异样的干劲十足，明显就是个不好的前兆。在自己房里就看到他火急火燎地跑前跑后。

从我和达米安陛下就寝的寝宫，可以看见城里的庭园，可以看见从庭园岔过去的蔷薇迷宫，还可以看到城下的市容。

刚刚嫁过来的时候，我们经常一起在窗前远眺。然而现在，我们俩连五分钟的话都说不上了。

自从达米安陛下继承了王位，就别提有多忙了。

夜里独守空床的时候他总是还在工作。而当我早上睁开眼睛，又总能看见他不知何时，已经躺在了我的身边。忍不住伸手抚平他眼角的皱纹，但这么做却总会让他睁开眼睛，急匆匆地爬起来赶往办公室。

夫君忙得都睡不上一个好觉，为什么我还必须要开什么茶会呢。我这么想着，从一早上就心思沉重。

也罢，这就是我的工作。团结权贵的女眷也是很重要的事情。由此赢得的信赖，不仅对我自己，对达米安陛下也会大有裨益。

有道是，掌握帮派斗争就能掌握政治。嗯，道理我懂。哪怕是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也必须去做。要想得到更高的发言权，就必须构筑更高的地位。在自己立场不断恶化的情况下，算做不到起死回生，但起码要在茶会上挽回局面，提高自己在王城里的权威。

理论我是理解的。内务大臣说的也没有错。

暗地里我也学过传杯弄盏的方法。但自己却没有做到，这只能怪自己……

茶会准时在户外的庭园里举行。

面对自婚礼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的来宾，我只能一边飞快地运转大脑一边不失礼节的打招呼。偶尔还会有客人不经意问上一句国政大事，我也必须笑面相对。这架势真可谓三头六臂，八面玲珑。

表面上是个平和安宁的社交场面，但其实是决定他人对自己的评价的战场。

我觉得自己到中途为止都成功应对了。给了大家『哎呀，没想到小公主还挺冰雪聪明，谈吐之中感觉不是个坏人』这样的印象。

让大家觉得自己是个配得上达米安陛下的人。感觉已经看到希望了。

可是，在王妹殿下出现在茶会现场的那一刻，我悉心建构的印象就崩溃了。

她比预先通知的时间要迟了许多，茶会行将结束的时候才突然出现。

虽然和我年龄相仿，但她相貌要比我成熟得多，是个大美女。而且她才华横溢，作为弗吕格尔知名的才女经常出席国政会议。今天也说是刚开完会赶来的。明明我才是王后，可是却从来得不到出席会议的机会，真是让我羡慕……而且让我觉得自己有些卑微。

理所当然，茶会的话题就转向了国政会议的议题。王妹殿下把各种复杂的事情讲解得简单易懂，让周遭的女宾们频频点头。确实很了不起。

可是，这样以来我举办的茶会就让她鸠占鹊巢了。也罢，也不是坏事。不如说有人能够替我主动发言，我就轻松了。反正面对生人我说话总是磕磕绊绊，不如就交给她了。

开了一下午茶会，却还一点东西都没吃，这样不到晚上就会饿的吧。今天的晚餐是什么呢？

像这样，我心不在焉地听着，完全没有意识到话题已经从国政会议，转向了下一任王位继承人。

「王后陛下，您听到了吗？这样下去，早晚有人会进言让陛下纳侧室的。」

因为自己完全没意识到话题的转变，面对突然袭来的语言暴力，我一时做不出任何反应。

明明不久之前还是游刃有余，现在却一点都不记得刚才自己是怎么应酬的了。

就像刚刚出生的小动物，我只能发出『嗯』、『啊』的声音。

但很快意识到，王妹殿下对我不明所以的回应并不满意。

『就是因为你总是这样无忧无虑，国王陛下才不得不一个人苦心积虑的。』

『您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总把自己当成客人，大家才只能迁就你，不好当面指出来』

『您必须多主动发言。您必须多为国效力。不管怎么说，都过了一整年了，您还没有什么能向我们报告的事情吗？关于王位继承人的事情，您跟陛下认真斟酌过了吗？』

『这样下去，真的会有人提议陛下纳侧室的』
冲着我来的话语一句接着一句，让我，让我……
让我心灰意冷。

难不成，她在挫败我的精神。
难不成，我现在正在被她攻击。

环顾四周。

没有人为我出头，谁都闭紧嘴巴不出一口大气。
没有人。

没有人。
大家都在等待我的反应。

「……」
我早就知道会变成这般田地。

早就知道了。
在这里，没有人把我当人。

人格被轻蔑。
没有人会顾忌，夏洛特这个人应有的尊严。
可是，我并没有受挫。
因为，我。

我已经习惯，自己被人蔑视了。

「嗯，正如您所说，我确实有很多不足」

我，笑了。

「可是，我应尽的职责，还有国王陛下应尽的职责，我们夫妇依然还在摸索，还没有决定下来」

大家也嗤笑了。

「像这样，通过和各位交换意见，我也认识到自己应该逐渐把自己的想法诉诸议会讨论」

大家，笑了。

「我是异国的公主。但现在更是我们弗吕格尔的王后。我并没有把自己当成客人，但确实有些顾忌。可是，在场的各位不也是如此吗？我知道的，各位总是对我……呃，远远旁观。我总在担心自己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怎么能让大家不要客气，直接向我指出来……今后，希望大家能像今天这样坦率地交换意见……同是女性……希望我们能够互相帮助」

这当然会惹人笑话。

王妹殿下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其他人也是。

要么是我说着说着就哭了出来吧，要么是我说得吞吞吐吐前言不搭后语吧。

希望大家不要笑话我。因为我原来是德罗瑟王国的第三公主。

你们知道那是个什么国家吗？

是个不惜把女人当作政治工具使用的国家。

在那里，我绝对不能像你们这样，自由地谈论国是。

在我出生的地方，女人是男人的影子，只能勤恳持家。

在我出生的地方，女人是消费品，只能被岁月渐渐消磨。

甚至我的生父生母都对我不屑一顾，是宫廷女官抚养我长大的。

我和母亲甚至都没见过一面。

政治联姻嫁来的母亲，最终疲于这场婚姻，要求父王为自己盖了一座离宫，从此闭门不出。

虽然我的婚礼好歹还是出席了，但自那以来连信都没给我写过一封。

大概她已经忘记，生育过我这件事情。

但是，正因为我是在那样一个国家里出生的。

我是由那样一个国家里的女强人遴选选出的女强人抚养长大的。

那个人悉心培养了我。

一次又一次地教育我。一次又一次地训斥我。

训练我不论嫁给谁，不论嫁到什么地方，都能从容应对。

也预测到了我会陷入这般田地。

教过我怎么和女人拌嘴。

所以在这般田地里，我依然能够微笑。

我长相并不难看。

我并不笨。

我知道自己的微笑会起到什么作用。

我能做到的事情虽然不多，但是每一件事情我都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

我虽然是个爱哭的小女孩。

我虽然是个胆小的小女孩。

我虽然在这里孤身一人。

但是她教过我。这种时候，更加不能低头。

我充分理解这一点。

因为从小，我就是在旁人轻蔑的眼神之中，被她保护长大的。

那天的茶会就这样结束了。多亏内务大臣及时插嘴说差不多该结束了，帮我收了场。

之后，我跟王妹殿下的争吵肯定会成为王宫里的话题，不过这都是后事了。

所以今天，我放下心来了。

内务大臣也很难得的让我早早回宫中休息，还对我说您辛苦了。称赞我『今天很了不起』。

他轻轻握住了我颤抖的双手。他的手满是皱纹，却又那么温暖，就像阿尔伯塔一样。

『不管发生什么，请不要忘记，有一个人永远不会抛下您』
他对我说。

我多少有些理解了。

原来如此。他也在用他的方法为我操心。我虽然不喜欢他的做法，但是他是一心想要提高我的地位，为此努力为此奋斗。

他看到我今天的遭遇，夸赞了我的表现。

我今天受到的，是暴力。

她说得有多难听，你可知道，你可知道。

明明，我是那么爱我的达米安。

我的爱，传遍了德罗瑟与弗吕格尔的大江南北。

两国的人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哎呀，这么说好害羞啊。不过，大家都知道我的爱情。

大家都知道，我有多么喜欢他，我有多么爱他。

过了一年还没生出孩子，所以需要纳侧室什么的。

所以陛下要纳妾，你也没有资格反对什么的。

她当然知道这样说是会对我构成多大伤害，所以才说出口的。

而她这么说了。

而我心爱的达米安的妹妹这么说了。

而我，被她这么说了。

「谢谢，不过求求你，让我一个人静静」

我依然面带笑容地说出了这句话。然而把内务大臣赶出房间的那一瞬，就再也抑制不住眼眶中翻滚的泪水喷涌而出。

世上肯定还有更痛苦的事情。

为了这种事情哭泣实在是太没必要了。

但是现在，我觉得自己就是世上最可怜的人。

好想回家，好想回到德罗瑟。

不，不对。

不，不对。

不，不对。

不论我如何哭泣，她都会原谅我。

我想回到的，是那个，能让我抱着自己哭泣的人的身旁。

「……阿尔伯塔」

我想回到的，是阿尔伯塔的身旁。

我知道自己有多愚蠢。

一想到达米安陛下会。

我的夫君会。

我的恋人会。

迎娶我以外的人，就这么心痛。

心痛到每一下呼吸都仿佛是在抽搐。

心痛到止不住呜咽。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都怪内务大臣叮嘱我在这里不能像以前那样肆意妄为，所以自己不敢发表意见只能沉默寡言？

都怪在德罗瑟被教育女人不能主动跟人攀谈，要等人找自己搭话，所以在这边没能积极和王室交流反而被人觉得缺乏礼数？

全都是吧。

弗吕格尔迎娶外国公主是六十年来的第一次，所以对我这样一个异物多少有些难以接受。

如果我是个优秀的女性，嗯，就像王妹殿下那样优秀的女性的话，大概也不会闹成这样，不过我只是个普通的小姑娘。

可是都被她说成那样了，我有那么差劲吗。

啊，什么都，什么都。

什么都不顺利。

说不定，今后都不会顺利的。

「……」

这个想法一下子就钻进了我的胸口。

然后突然就能听见周围的声音了。脚步声，风声，还有自己呼吸的声音。

就像睫毛上零落的泪珠俯冲向地面，我仿佛也在从高空俯瞰自己。

没错，说不定今后都不会顺利的。

那么，那么。

那么，我应该逃出去吗？

要逃到哪里，要跟谁一起逃，逃出去要怎么办，虽然冒出了各种问题，但我选择全部无视。

大概，我的心智在那里已经坏掉了。

一直尽力保护的心灵，掉到了自己的脚边，四分五裂。

仿佛响起了砰的一声。

——说不定，今后都不会顺利的。

那再怎么努力也没用。

——说不定，今后都不会顺利的。

那只能逃出去了。

——说不定，今后都不会顺利的。

谁都不会保护我。

——说不定，今后都不会顺利的。

这里是异国他乡，阿尔伯塔也不在身旁。

——说不定，今后都不会顺利的。

能够保护自己的，只有自己。

——说不定，今后都不会顺利的。

我得逃出去。

——说不定，今后都不会顺利的。

我得逃出去。

——说不定，今后都不会顺利的。

要是一直待在这里，我会。

——说不定，今后都不会顺利的。

我真的会从这扇窗户里跳出去。

我这样想着。这样下去连呼吸都会变得困难。

当我意识到的时候，我已经走出了房间。

女官们都忙着收拾开完茶会的庭园。

内务大臣也在那里指挥。

只要我蹑手蹑脚地走出去，一时谁都不会跟过来。

走廊里虽然有个卫兵，但他的任务是管理人员出入，不是我的

护卫，所以也不会跟过来。

说不定现在，就算我消失了。

就算我不见了。

也不会有人注意到吧。

忍不住这么想了，就别无他愿。

当我恢复意识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手在动，脚也在动。

轻轻挪动身体，屏住呼吸，离开了那里。

一步步走下楼梯，在人比较少的走廊里一路小跑。

虽然有人与我擦肩而过，但仿佛没有人在意我。

恐怕从来没有人想到过，王后会一个人在走廊里跑。

虽然并没有希望有人能够叫住我。但是。

没有人叫住我。

没有人叫住我。

所以，我悄悄地躲了起来。

躲在这个森林王国的宫殿，蔷薇迷宫的一隅。

抬头望向天空。是阴天呢。空气也有点闷，说不定会下雨。

现在，有谁在找我吗。

不，恐怕谁都没有发现。

我愿意用一百朵德罗瑟的山茶花作赌注，押注没有人发现我。

脑海里，有个声音在对我说『这算什么赌注啊』。

——要是要躲在这里度过一生的话，我该如何是好。

我冷静地思考了一下。总之肚子会饿。身上会被虫子咬。天色

也不太好，说一定会被雨淋湿。这样下去会着凉，发烧，然后，然后……然后。

我贫乏的想象力就此画上了句号。

「……」

抚平裙子上的褶皱，脱下长手套，随手拔起了几根杂草。

拾掇起地上凋零的玫瑰花瓣，抛向空中，反正也飞不远。

简直像不开心的小孩要性子一般。要是旁边有人看到了，肯定会想堂堂弗吕格尔王后怎么能这么任性闹脾气呢。肯定会这么想。

为什么我养成这么一种性格了啊。

一点点小事都会斤斤计较，总是让自己心烦意乱。

这不是我期望的婚姻生活。

虽然我也想过会遇到困难，但是该怎么说呢，并不是这种感觉。本以为会是更简单一点的困难。

老实说，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与谁为敌。

虽然王妹殿下大概看我不顺眼，但要说与我为敌应该也说不上。她对我说的也没错。虽然听起来很难受。

我到底是在与什么争斗。

我到底是在害怕什么。

总是莫名其妙地害怕不明就里的东西，不敢表现出真正的自己，畏手畏脚之中又让旁人对自己的评价变得更差，到现在甚至还想逃出去。

我到底是在与什么争斗。

我到底应该如何去争斗。

为什么，我。

为什么。

为什么，我成了孤家寡人。

在那之后，哭累了的我睡着了。

睡得很深很深，太阳落山了也没有醒过来。

谁都没有注意到我消失不见，更没有闹出一点骚动。

所以我能一直睡下去。

所以我能一直做梦。

在梦中，我见到德罗瑟的人。

还有，薇鸥莱特，梦到了她。

总是让我满意的她。

看到我在哭，她就像以前那样对我说『你真爱哭』。

还说，『虽然想帮你擦掉眼泪，可惜我没带手帕』。

我才不需要。说着，我抱住了她。

在她怀中哭泣的时候，我发现薇鸥莱特变成了阿尔伯塔。

阿尔伯塔。一想到是阿尔伯塔，我的泪水就更泉涌而出。

我对阿尔伯塔抱怨道。

不管我说什么都没人认真听。

不管我说什么都被瞧不起。

不管我说什么情况都没一点改善。

环顾四周谁都不会帮助我。

环顾四周谁都不会支持我。

怎么找也找不到你。

怎么找也找不到你。

怎么找也找不到你，找不到你，找不到你。

因为你不在。因为阿尔伯塔你不在，我才会变得这么弱小。

只要你在我身边，我就算一边抹泪，也能威风凛凛。

只要你在我身边，我就能保持自己作为公主的威严。

可是现在的我，只能去取悦旁人。

这并不是我。

所以我会心碎。嗯，碎片掉了一地。

阿尔伯塔，你能帮我把心灵找回来吗。

没有心的话，没有心的话。

没有心的话，我该怎么面对，我的达米安。

「……你一直，在等我来找你？」

耳边传来喃喃细语。

于是，我醒了过来。

就像那时一样，夜空中挂着一弯月牙。

蔷薇之间点缀的星河，是如此美丽。

我宛如梦中一般眨巴眨巴眼睛。

又落下了一滴泪水。

知道我哭过的夫君，俯身抱住了我。仿佛不想让星星和月亮，
看见我的泪眼。

「……跟卫兵说找到了」

「万万不可吵闹。暂时让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听到内务大臣的声音，我的意识终于回到了现实。

他说了，卫兵。

难不成我闹出一场大事了。

可是，现在心碎的我，没有心去感到害怕。

只是想着，这样啊。

说不定这场婚姻彻底完蛋了。

达米安陛下让旁人回避之后，把自己的上衣披在了我身上，然后就这么蹲了下来。他拉起我的手，想把我抱在怀中。

「像抱小孩子似的」

「不是啦，你可是我老婆。这是公主抱」

我也没什么别的想让他做的，于是点点头，让他抱起了我。

他抱着我走出了蔷薇迷宫。大概有人守望着我们吧。远处的灯影在微微摇动。

「…………你想，跟我分手？」

突然，达米安陛下用微微发颤的声音说道。而我则吓了一跳。

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

「如果达米安陛下不想要我了的话……」

「怎么会，夏洛特。我怎么可能想跟你分手……不过，你刚才，会不会……这么想过，我猜」

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

「拉尔夫，就是内务大臣……总在跟我说，你是六十年来第一次迎娶的外国公主，肯定会有人批判你的。要我到时候保护好你」

到底，在说什么。

「一开始我以为自己做得到。只要我一直守在你身边，就没人敢对你说一句风凉话……」

到底在说，什么啊。

「可是，自从我继承了王位……眼前的责任堆积如山，这样以来，我就，只顾得上面前的事情……结果没能及时发现你陷入了这么痛苦的境遇。这不是你的错。是我没能治理好国家，而这，竟被人归咎到了你。真是胡说八道，荒唐无稽。那些人只是觉得你是外人，可以随便攻击你」

夫君，怎么会是你的错呢。我可是知道的，自己确实没做好。

「今天的事情我也听说了。我妹妹真的对你说了不少蠢话，不过听说你毅然决然地回敬了她……」

你没有错，我的达米安陛下。

我知道的。

你在梦里，都是那么辛苦。你一直，是那么的努力。

每一天，每一天，都在辛勤工作。我知道的。

虽然说比我要大十岁，但你也还是……

「……是我，是我太丢人了。你可以抱怨，你应该抱怨。但是迄今为止你甚至都没有对我发过一次牢骚。也没有对拉尔夫抱怨过。因为你总是忍在心中，谁都没有注意到。结果，发展到今天，逼得你不得不逃出这里」

你也还是，这么年轻。

「是我……太丢人了……让自己的老婆……」

也会迷惘，也会害怕。

「……被逼到……光着脚，逃出去……」

也会颤抖。

「夏洛特，你讨厌我了吗」

啊，我的达米安。

你，也在哭呢。

我在想，你这是怎么了，你不是不会哭的吗。

究竟怎么了。

对我来说，你是那个月下的王子，是永远不会哭泣的。

可是，是呢。

没错，你其实。

「……我爱你。我想让你不再流泪。
你其实，也很爱哭呢。」



听到达米安陛下说，我才发现自己是光着脚跑出来的。
从房里出来的时候应该是穿着鞋的，到底是怎么了。
他说，鞋子他捡到了。
他究竟找了我多久啊。
能让这个人流泪，一定是因为花了很久找我吧。
我真是个会给人添麻烦的女人。
不过，我破碎的心灵在一点点愈合，重新开始跳动。
一点点开始感到温暖。
结婚一年来，这一刻，感觉自己终于跟他结为夫妻。
他问我，有什么想做的，或者想让他做的事情吗。
我说，想见阿尔伯塔。
他说，好的。
还有什么吗，他问我。而我，说了一句曾经让大家都笑话我的话。
好不容易像这样结为连理，想为两国做点有益的事情。
那在两国边境建一座孤儿院怎么样？
达米安陛下没有笑。
这个不错呢，我说。
我们俩一起考虑一下吧。之前害怕给你添负担，没有跟你说过，现在好后悔。
以后要经常跟你说。
开心的事情，悲伤的事情，痛苦的事情。
全都想告诉你。
我也想听你说，他说道。

还有呢，还有呢，他问个不停……
还有，要是你要纳侧室，请不要把我关到离宫。
达米安陛下驳斥我说，我才不纳什么侧室呢。
我也不知道。我们俩，好像不太生得出小孩呢。说不定有必要。
即便如此我也不纳，达米安陛下说。
还有，还有，还有什么来着。
我抬起头，贴近达米安陛下的面颊。
闻到了，总是让我心头小鹿乱撞的他的气息。
呐，我现在，想跟你亲嘴。
虽然我哭了好久，现在大概是一张大花脸。
你愿意跟这样一个丑媳妇亲嘴吗，我问道。
我的达米安破涕为笑。
「……哭过的你，也是我最可爱的老婆。当然愿意啦！」
这句话让我无比开心，不禁又落下几缕热泪。
亲了嘴以后，果然有点咸味。
而且心头小鹿，更是蹦个不停。
我现在依然爱你，你呢？
既然现在他什么问题都愿意回答我，那就趁机问问吧。
我的达米安，果然还是带着哭腔，回答道。
其实，结婚以后我变得更爱你了。
所以，现在的我，是如此心动不已。
这样啊。原来我们是两情相悦。太好了，我感慨道。
那你以为我们之前是什么关系啊，他问。
我以为是我单相思，我老实地回答了。

「每天早上我可都是对你说过了我爱你才出门的，你都当耳边风了吗？」

「……虽然我听到了，但以为只是客套话……」

「…………我又不是那种精明的男人。只有对自己喜欢的东西才说得出来喜欢。我可老实了。你十岁生日的时候就知道了才对」

「……好怀念呢……我啊，从那个时候，就一直一直爱着你」

我还活在那一段童话故事里。

不知这是幸运还是不幸。

但是我要继续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

像这样。

大概会一直持续下去。

在这个王宫里，我是孤家寡人。但是。

我并不是孤身一人。

「……达米安，爱你」

「我也爱你，夏洛特」

我们生活在，这个森林王国里。